說郛續

說郛續目錄

弓第七

孤樹裒談 李默

西墅雜記 楊穆

翊運錄

青田劉基

防姦

高皇帝北巡命丞相李善長及基留守京師且語基督察姦惡以肅輦轂中書都事李彬素附善長竊弄威福姦惡事覺善長託基緩其獄基遣人奏請誅彬上允其奏時大旱禱雨而誅彬之報適至善長曰今方禱雨可殺人乎基曰殺李彬天必雨遂斬彬善長銜之及　上還善長極言基專恣　上不聽會妻喪

乞歸 上許之

寵賜

洪武九年拜宋濂爲翰林學士孫愼爲儀禮序班子璲爲中書舍人 上時時訓戒之 上笑語濂曰卿爲朕教 太子諸王朕爲卿教子孫以濂行步艱詔皇太子選良馬以賜 上親作馬歌詔群臣咸作之以寵焉十年冬致仕歸請歲一來朝明年秋入朝上佇想久廷問者數矣及至大喜 皇太子諸王皆動色相賀 上降敕符遣儀曹賜珍羞諸物侍食便

殿日晏始退　上嘆曰純臣哉爾濂方今四夷皆知卿名其自愛濂遜避不敢當歲暮辭歸　上語璲曰朕嚮昔之夜夢見爾父笑談如平生　賜緗綺　御製文集　太子贈衣三襲　上曰朕最愼賞知卿忠誠貫金石故以賜卿卿今年幾何曰六十八　上曰藏此綺為百歲衣公頓首謝

服制

洪武元年學士陶安等奏古者天子五冕祭天地宗廟社稷諸神各有所用請製之　上以五冕太繁今

祭天地宗廟則服袞冕社稷等祀則服通天冠絳紗袍餘不用

祀孔

洪武二年詔孔子春秋釋奠遣使降香曲阜改廟于仲月上丁致祭京師免祀天下不必通祀刑部尚書錢唐言孔子百王宗師先儒謂仲尼以萬世爲土天下祀孔子如天下祀 聖壽報本之禮不可廢也時修孟子節文幷議其配饗唐論之尤力 上皆從其議一日召講虞書陛坐而講或糾唐草野不知君臣

禮居正色曰以古聖王之道陳于 陛下不跪不爲踞常諫宮中不宜揭武后圖竹 旨待罪于午門外終日 上悟賜飯卽命撤圖

遜國記

闕名

東湖樵夫

東湖樵夫浙東臨海東湖上日負柴入市口不二價建文壬午秋詔至海臨湖上人相率走縣庭聽詔或歸語樵夫曰新皇帝登極樵夫愕然曰皇帝安在或曰燒宮自焚矣樵夫慟哭遂投湖水中死竟不知何許人

練子寧

練子寧初從鄉長者竹兆先生游命賦水竹村居詩云千山暮雨石泉通一夜春雷長籜龍稍長與金少保相友善謂之曰異日子必爲良臣我必爲忠臣延對言近日　朝廷用人徇名而不求實小善驟進小過輒戮以有限之人材供無窮之誅殺非育才用人之道剴切不顧忌諱　上親擢第二授翰林修撰夫高皇帝聖性嚴重子寧以布衣慷慨犯之今其言固在也非見定於素哉

河西傭

河西傭不知何許人建文四年夏六月　成祖入金陵即帝位傭披葛衣走是冬至金城行乞邊地極寒傭常衣葛衣明年過河西依莊浪豪猾家爲傭傭亦取直稍稍積買羊裘披之雖寒必覆之故葛衣葢破縷縷竟不肯脫故葛衣夏或衣暑布布即新故葛衣輒覆其上人勸之棄故葛衣不肯棄直悶悶不答傭錢有餘走市中買牛肉酒與諸乞兒食飲傭力作倦時自吟哦或夜聞其哭泣聲永樂中有都官從宋總兵至莊浪者識傭欲與言傭走南山中避旬月還

都官去乃還有問罾都官傭何人者罾都官亦不答在菲涙數年病且死呼主人謝囑曰我死無殮我棺幸西北風大起火我無埋我骨魯家從其言

補鍋匠

川中補鍋匠亦不知何許人往來夔慶間爲人補鍋至州邑不過三日即去去或復來夔慶有欲學補者即教之補鍋不索謝錢直令負擔從有後晢學者至即遣先學者去如是數年夔慶間人識之皆呼爲老鍋匠補鍋或與錢布米不擇當食時與之食即不復

索錢錢稍稍積裝中遇風雨寒暑不出補鍋即出錢
買酒飯自飲食憲寄宿蕭寺中忽夔州市中逢馮翁
者荳本相顧愕然已而相持哭與俱攜李氏歸嚴郡
坐語竟乃學補鍋者屏不得歸並人譜識之發糊持
哭趾別去言余永訣不可復相見恐覺莫知其所終
獨中賊有亭嵩存建文遺臣趣諸靈輩僑忠留孔族
叛全身遠害亦天常更齊死後君臣籌力為碧血國
首陽山薇兩不饑逝一夜[illegible]
弔馮翁[illegible]

馮翁亦不知何許人在夔州以章句教童子給衣食能爲對句及古詩詩輒自題馬二子或馬公或塞馬先生嘗作詩大書壁間此見補鍋匠歸鄉刻去詩曰夜夢何奇特龍飛天漢津朝横滄海曲夕過滇池濵光采皆五色蜿蜒無損鱗淵困變化間張主藉高旻時蓋永樂甲申乙酉間未幾辭主人去莫知所終

程本立

程本立洪武九年舉明經補周府引禮進長史從王來朝被累謫雲南長官司吏目會師可伐煽誘百

爲逆本立单騎入　巢諭順逆利害諸　落感悅
歸附冬諸　復變帥藩沐英張紘駱本立行縣與兵
事且撫且禦誓以死濟萬民不避險難山行野宿自
楚雄姚安抵大理永昌鶴慶麗江往來綏輯

革除遺事

太和黃佐

葛長史

葛誠爲燕府長史靖難師未起時王嘗病瘧暑中四圍皆着火爐猶自言寒三司官入視疾皆懼危篤獨誠知之以不得于上之故因令人告變會王遣人至京奏事　上執之成獄即發符逮王官屬且約謝貴先舉誠許爲內應入王府無大小誠皆籍以爲後謀不容見戮其家

方尚書

永樂十九年 上復議親征北虜夏公原吉約尚書方賓同入諫公獨言頻年師出無功戎馬儲積十喪八九災眚間作內外俱疲况 聖躬少安尚須調護勿煩六師 上怒命公治邊儲于塞北賓懼自縊併籍公家惟賜鈔千貫餘皆布衣瓦器命錦衣尅日召公還公方治粟使者促之 上問征虜得失公歷陳往鑒謂當內治不宜勤遠略執不變坐繫內官監

上察公忠間訪國事

夏忠靖

夏忠靖諫北征領繫內官監　車駕至榆林川不豫八月楊榮以內閒至　皇太子親臨繫所與其哭令出視事公叩首曰臣　先帝罪人未聞　詔强之乃受命

又

夏忠靖與蹇忠定同飲于所契家歸值雪過　禁門有不欲下馬者曰雪大寒甚公曰君子不以冥冥惰行公之盛德雖緣事納忠而其本則在此敬慎耳

梁厚齋

梁厚齋歸老日家無餘財嘗見一匠人何云公歸閭日議建祠安祀其先計工匠之直日需八金匠六往日未有以給也盡少需八往不能嘗給祀竟不克建

夏原吉

文皇親征北虜命夏原吉輔 皇太孫居守北京兼掌六部都察院事 上諭公曰朕以房廷齡委卿宜盡心輔導時京邑諸司草創公夙且入朝獨延 晨前參決機務退至政事堂上郎官御史抱成案盈廷

公口應手判不動聲色北奏　行在南啓　東宫京

師肅然

擁絮迂談

東吳朱鷺

談華除是文字也時求遣

今上允復年號儘傳事予竊嘆 曉發奕語又半人書法中而此復全存者不忘始也亦慮析入者條貫麻竟不得直通歸意耳 鷺識

談之日方寒兄弟擁敗絮而坐 倆擁絮云爲朱伯子白民季子道方蓋萬曆甲午冬 二之日也道方挾漢史問予指昭烈帝紀曰天下不 一統不帝獨何以帝

白民日帝也昭烈既炎宗之胄孫曹奸矣奸不掩胄帝昭烈不亦可乎何必一統道方曰三國鼎分昭烈君臣自分一足耳作志者全以天子之制予魏通鑑因之不改至于朱子綱目之作乃始奮然改筆曰後漢曰昭烈皇帝目吳爲僭明曹爲賊而先主儼然正天下焉然則天下之統紀一史筆能予奪之乎昭烈不自謂帝也歷晉迄宋不與其爲帝也紫陽秉筆乃在五六百歲以下而斷以獨見不爲私更張往牒不爲擅還統紀於易代之後振筆削於壽簡之餘而千

載無異議史權亦重矣哉白民曰史豈直紀言動而已筆代褒誅權所自制故微辭可劄沈枉可雪其況大義較然彰著者乎哉春秋過之會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臣召君不可以訓書曰天王狩於河陽存其大也綱目祖春秋遺意存漢不亦可乎又奚惑史權重也

道方曰周漢往事春秋綱目往史其在本朝若革除一事顛末何如可得議短長乎白民答嘆太息而應曰惡惡所靣短長議雖然顛末可具道

也孔子曰邦有道則危言卽爲若發廷議可乎昔者
建文天子用齊黃兩臣謀削奪諸侯王爵或廢或放
而禍且逼燕也
文皇帝曰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遂起兵靖難以誅奸
臣爲名持戰三載而
天命卒歸
文皇帝金川之門啓大內之火熾而
建文天子以崩聞矣蓋壬午歲之六月十三日也
文皇既登位未遑改元命革除建文仍稱洪武於是

有洪武三十五年之稱實建文四年也編年亂實錄更，服帝稱君而建文忽若滅遺矣道方許曰一至是靖難革除二俱過耶白民曰否否靖難是也而革除則過

高皇帝定鼎金陵特以順一時歸附之人心非特以計相陝弗果若有待焉天實篤生

文皇徙鼎北平奠萬世之安靖難曷可少乎即以人事論

高皇帝經理天下三十年百度縝密可謂至當

建文君臣一朝畢約束而更之紛紛焉

高皇帝在天之靈必有震怒不寧者昔太甲顛覆湯之典刑而伊尹放之桐天下不併逆

文皇帝卽舉兵南嚮豈過乎而況

高皇骨肉未寒　諸王相繼廢削若周若湘若齊若岷憯然傷夷矣張昺謝貴等伺燕日密而指揮使收燕之救業已洩露矣此時而欲終守人臣之節不亦難乎鼂錯不能使吳楚之不執詞齊黃兩臣又安能制燕兵不舉邪

文皇帝舉兵之日嘗一上書矣曰祖訓有之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則親王訓兵以待天子密詔討平之臣謹俯伏候命又諭將士曰禍迫於躬實不得已罪人既得則法周公以輔成王何其辭之正也不旋幾動以義哉已而建文天子崩聞齊黃先後歸伏則罪人得矣無復成王之可輔矣天下固文皇帝之天下也非文皇帝之天下而誰之天下哉嘗試設言之當北兵薄城時有如

建文天子誠將吏且　毋用兵拒出九卿中官百數人
城外雍雍然執幢御　盍以覲王禮奉逆曰闕下欲
法周公輔成王成王　敬速以人而天子身自衮冕臨
朝設周公所負扆以　待當是時
文皇帝且奈何勢不　得引嫌自退而必且假手必且
推刃以居天下之不　韙幸哉不出此也遜去焉崩聞
焉若虛位以須
文皇之至而　文皇得寘然有之而無所事湯武咸
豈非

天相其間以善

文皇之始與爲　文皇計宜召文臣百官而告以骨
肉不幸之意曰旣不獲遂予周公輔成王初志予敢
以
高皇帝天下付非其人予不得不立則爲
建文上議謚議廟號議修實錄議封後綢繆委曲不
勝哀悼之心而絕無快意一逞之跡庶可有辭於天
下萬世

建文不失尊號

文皇不失顯名豈不善始善終哉顧急急乎革除年
號追廢天子此何爲者是異姓仇讐相克之所爲而
安在其爲骨肉之不幸哉且何以解靖難也無乃非
天所以相
文皇帝意乎惟其急急于滅
建文若快意一遂者然而始關天下萬世之疑以爲
文皇帝私天下有如是其固然矣夫靖難執詞庶幾
天下之公義而卒疑于私則革除之爲也故曰靖難
是而革除非也且

文皇帝正位之日亦既殺剿三日矣命以天子禮成
葬矣豈其生擅天子之尊死蒙天子之葬而史獨取
而稱君乎偏削而不用邪以爲
建文不足存也　泉明之一業不足存邪
太祖帝[illegible][illegible]下再門宇宙爲古今盛王而令一傳剿
蝕四祀無主實纘而名絶之生榮而死辱之儼然正
位者[illegible]　同仰既有年矣而一旦胥名實而剷戈之辟
如白日正書而欲掩爲昏暗則誰能信且也
高皇帝賓没後之年是死而生之也

建文天子歷生前之號是生而死之也之死致生之
生致死不兩倒哉跡疑於私而事入于倒此忠臣義
士之所浩歎而深惜非惜夫
建文之不存而惜夫
文皇帝當日之舉之誤也
道方日華除之不可也如是其奈何自民日言之矣
至明之一葉不可以不存存之奈何日復革除復革
除奈何日借存于史漢昭烈且得以史存其況
建文乎頃

天子下令纂修　皇明正史將合二百餘年之實錄

會而成編開局延賢儼㗖耳矣此微特斯文煥發之

秋將亦公道彰明之會者儒候輔其遂無慷慨議復

此者乎我與若姑俟耳以聽可矣道方曰

文皇帝之所革除也而又誰敢議復乎哉復之是即

文皇帝之過舉而發其瑕也傳稱揚父之美不揚父

之愿而又誰敢乎哉自民日甚矣弟之𨵿也夫靖難

動以公者也而卒類于私則革除之爲也復革除乃

以昭

文皇帝之公而滅其私而又爲發瑕乎哉夫治玉者務擇瑕而去之瑕不去千載無完白今日之史亦若此矣吾聞孝子慈孫惟是蓋愆幹蠱光昭前人之令德爲兢兢不聞匿污掩瑕以遺後人發也而曰誰敢誰敢是何言與嘗觀

文皇帝發謀舉事往往遲疑於天命人心向背之際未之敢驟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上書則引

祖訓執詞則除罪人諭衆則曰法周公心閔曰吾一不當而萬世之惡歸之也及至城門不攻而自啓

主君不校而自陷何憤不雪何怨足留而又必革除

之爲快哉烏乎豈謂

文皇之聖也而德宇若是其不宽宏邪當是時靖難

諸臣必有挾淺薄之見肆殘刻之説以從曳其間者

宋太宗問趙普後計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

而太宗意遂決諸臣其少普之徒哉即如賊臣都御

史陳瑛天下平定踰三時矣猶請追戮建文臣其況

乃更嬗之際乎又何所不至哉竊謂革除之舉必非

文皇帝意即有之必遺恨于在天之靈耳豈惟

文皇帝我

太祖神聖逆知

太孫之不足與守成自其新月詩占之矣而遺詔卒

立

太孫無有動搖意雖以

文皇帝之聖也儞智慮過人酷類

太祖者而寧寘之籓封

太祖固曰自我創天下而以天下傳之庶孽萬世而

下有庶奪嫡孽抗宗者我開其亂也亂一傳而萬世

之傳足慮焉

高皇帝其忍乎哉夫一傳而亂且弗忍刻舉一傳而滅之乃獨忍邪竊謂

高皇帝在天之靈亦必不安此久矣從是言之昭

文皇帝之公而滅其私者復華除也釋

二祖在天之憾者復華除也夫舉事而足以昭公滅私而釋在天之憾此孝子慈孫之所亟圖而又虞譁觸乎哉不寧惟是有天下者父爲祖則子爲宗百世不易之理古未聞父子俱祖者而自我　明始

太祖以創業稱祖
成祖以守兼創而
世宗皇帝追隆之亦稱祖豈不有當額惟是有
建文以間乎其間而後
二聖不妨並祖不然子父相接也而俱祖邪故以一
代之首而殿一葉非體也以子父之接而平列為祖
亦非體也明史將為萬世觀其得不深慮邪即不為
建文計獨不為
文皇帝地邪是又秉筆諸臣所決圖度也而曰誰敢

誰敢乎哉道方曰秉筆諸臣圖度易見諸行事難稱

目之存漢昭烈也與代也居昭代而擅借存焉謂臣

子何自民曰吁是未易爲若言也吾所謂借存史筆

云者非曰肆然無所開說於

上而輒爲之復年併號也又非僅僅年號之請而已

也將請其年必請其錄得請其錄必請其謚得請其

謚必請其饗 而後儼然成一朝天子褎然成一 朝實

錄而可以後先

二祖之間而天下萬世之人心乃以快然無餘恨雖

然請而得則非臣子之所能必也非
聖天子獨見獨斷爲一代備統紀以昭公滅私爲大
誼以匿瑕掩垢爲晦識其又安望剖破拘攣慨然舉
此曠典乎哉夫至于請而不得而後史臣之權有所
不得不用矣古者史臣筆則筆削則削奪則奪予則
予天子不得而禦目爲誠以垂萬世之勸戒而已操
筆之權而天子有所不能制自古以然而獨難于
今日乎郎不獲請謚請廟饗而修實錄非史臣事乎
斷以史臣之權而爲建文立本紀復其年隨錄其當

時行事以存

皇明之一葉令前後統紀不至中闕而不續夫非匡救忠乎且夫史官而禁之書能必野史之不書邪當世不書後世其無書之者邪與其爲野史書爲後世書傳疑述譌逐影尋響譸張其說而矯誣其事寧正之令日乎秉史筆者猶得以彌縫潤飾其闕而不至滋萬世之惑也若是而史臣之權又可不用邪然則書法何如曰我夙有心矣近州就來訂定故不敢輕出也道方曰建文之借存于史史臣之不獲已也哉

幸而得請宜復年巳邪即欲追謚追饗其若何儻亦有說乎曰民曰謚以易名也寄美刺於一字仁暴與亾之主得共之無不取焉　建文即亾國何至并易名之禮而廢之原所以亦惟是革除故苟得請焉雖追謚可也臨以

高皇帝在天之靈而斷之爲萬世人心之公是何不可之有雖被以極垢蒙之大辱如幽如厲如愍哀固亦無傷焉曰得齒于一王之列而巳矣按古法在國遭憂曰愍在國逢艱曰愍禍亂方作曰愍使民悲傷曰

愍此四愍者

建文幾備之矣倂愍皇帝其亦可焉敢凱嘉號我

高皇帝制法親王一謚郡王二謚覩郡王而非謚終

亾弗謚也矧紹大統正南面而儼然臨天下者四歲顧

弗得一字之及乎哉則是

建文皇帝曾不獲列在　郡王下也正恐能削其名

者不能滅其實終爲欠事耳必難一謚意倣古少帝

畧倂郎非至當義然足通也江上老人詩不曰少帝

亦何尤乎此其可采者亦一義也道方曰即幸而復

年矣追謚矣　建文居然一朝矣其於
廟饗不亦難乎不與饗不成一王與饗如
九廟之額何日是無難也禮祖功宗德百世不遷非
此盡遷也
建文廟饗固遷列耳令其主在陵寢而入之
祧廟不亦可乎夫　祧廟三年一祭於禮非數而甚
九廟之額無增損焉而又可以明世系正昭穆昔者
魯躋僖公以爲閔兄也閔實先僖立而春秋譏焉傳
曰易神之班不祥又曰春秋不必見親廢尊尊父子

兄弟不同繼而同儕世何則亞統也　建文非一世
之昭乎安得以失國之故叔侄之嫌而擯去之去之
是虛
太祖之一世也是無昭也故夫
建文不可以不存也雖追饗可也然而復年要也年
誠復即廢謚與饗不害年不復而一代之統紀爭矣
其何以信為世道方曰自古亦有君天下而不得儕
年者乎曰民曰無之位可輩年不可革位可除號不
可除漢惠帝養他姓子為嗣而高后立之非正也史

故不載然而猶書呂氏八年何不遂以惠帝統之正所用表世傳正統紀不得而虛也呂邑王買以藩王入不道大將軍光白太后廢之廢立在本年內又外人也故不書唐中宗嘗一貶爲廬陵王矣綱目書帝在房州武氏固不得而沒之也豈其名正實章四歲天子如建文皇帝也而不得稱年乎哉

孫蒙

祖號紛亂生年失仁無太於此考以爲亡國之主與古

之亾國者非一姓其誰延[?]年而亾之以爲德不足與傾何如桀紂桀紂固有年也況

建文弱冠之年能以興致太平爲已任躬郊祀學復高年勸孝弟舉賢選能問民疾苦孜孜不自暇逸庶幾守成令辟[?]乎

高皇帝夙以仁孝稱之而當時政聲亦日覺務大能得中外心雖變文成法而啓生于燕古雖刻削諸藩而要亦自爲社稷計可御追滅之邪卽當

文皇帝在御不難以義爭之況今日是非已定正

聖子

神孫斡盤補闕善繼善述時乎 道方復問日華除後

亦有議復建文者乎其始于誰 自民日有人心者誰

顧是也而始誰哉然其最可據 者莫若

昭皇帝

長陵碑文矣碑僻

皇考駐師金川門遣人奉章言 所以不得已來朝之

故閣

建文君自焚大驚發衆馳救不 及

皇考仰天慟哭曰臣之來也將清君側之惡用寧
家曰不痛邪遂備天子禮斂葬
建文君雖廢猶書其殁曰崩當其在位尊之曰例延
從是言之
文皇名沒建文實未嘗沒
建文也其卽位詔
論臣民敕封功臣敕曷嘗不稱建文
文皇自革除之而自稱之畢竟實難掩耳
昭皇帝雖

文皇子而不勝痛惜

建文之至意則天下萬世之公論從茲決矣

南陽李賢

災異

明自王振擅權天象災異疊見振很恣愈甚日諱言之時浙江紹興山移於平地地動白毛徧生又陜西二處山崩壓沒人家數十戶一處山移有聲吼三日移數里又黃河改流東北於海淤沒人家千餘又振宅新起內府乾方未踰時一火而盡又南京殿宇亦一時被焚是夜大雨明日殿基上生荊棘二尺高

始下詔赦盜不可遏蝗不可滅天意不可回　寇乘
機大舉犯闕矣

牟富

天順初副都御史牟富被石亨姪彪奏害自大同逮
繫至京　上曰此人如何賢對曰行事公道任彼能
革宿弊　上曰此必石彪被富阻其所行不得遂其
私耳賢曰　陛下明見眞得其情須早辯之幸甚明
日　上召錦衣衛指揮門達曰牟富事情務要推問
明白已而進狀果多不實賢曰須遣人體勘庶　他

人　上曰然乃遣給事中鄭中二人　上曰冉進武
職一人同往不然縱得其實彼必以爲回護賢曰
陛下所慮極是劾回果無實狀富遂致仕而歸

石亨

天順初石亨招權納賂文武大臣多出其門奔競成
風士大夫不知廉耻節義爲何物賢深憂之思欲息
此風適廷試舉子以求賢安民二事問之欲得眞才
止奔競以正士習時都御史缺員有行賂于權貴之
門者薦其名　上知其不可問賢可以勝此任者且

曰若耿九疇何如賢曰 陛下得其人矣此人廉名素著士林重之未幾九疇自陝來遂拜都御史 上召見戒諭諄切深愜輿論

汪妃

天順初 上以郕王薨欲令汪妃殉葬賢因奏曰汪妃雖立為后即遭廢棄幽閉幸與兩女度日若令隨去情所不堪況幼女無依尤可矜憫 上惻然曰卿言是朕以為弟婦且少不宜存內初不計其母子之命一日 上問汪妃既存不宜在內欲移居舊府何

如賢曰如此誠便但衣食用度不可缺減　上曰朕
更欲加厚豈可減乎其原侍宮人恐隨之後遣老成
中官數人以備使令由是母子保全甚得其所
　孛來
天順初　來近邊求食傳聞寶璽在其處石亨
欲領兵巡邊乘機取之　上曰何如賢曰景泰以來
連年水旱災傷府庫空虛軍民疲困已極　陛下初
復位正宜與之休息況　雖近邊不曾侵犯今無
故舉兵伐之恐不可若寶璽乃秦皇所造李斯所篆

大國之物不足為貴　上曰卿所見極是莫若只遣
通事齎賞賜以與之賢曰　聖慮如此庶幾允當明
日　召亨曰且未可舉兵先遣通事探其逆順俟其
回報處置亨意方止於是遣都督馬政往見孛來厚
與賞賜深知感恩但其餘部落為梗得孛來保送使
臣而回

待召

賢自再入閣立意退避必待宣召方趨時不然只在
閣內整理文書封進雖十日不召亦不往　上久而

覺之且厭不時數朝退頻入見或因小事私情或無事亦報入見一日　上召賢曰先生有文書整理毋日當來若其餘總兵等官無事亦頻來甚不宜令左順門閽者今後非有宣召不許擅進　上意謂賢當來賓亦不自入必有宣召而後入然　上意漸加向從凡左右薦人必召賢問其如何賢以爲可者卽用之不應者卽不行但賢惟以正對　上亦漸覺

太后

三年郊天後　上一日顧賢曰朕居南宮七年危疑

之際實賴　太后憂勤保護罔極深恩欲報無由可
倣前代尊上徽號何如賢頓首曰　陛下此舉莫大
之孝也於是命擬徽號賢定四字曰聖烈慈壽詔示
天下人心大悅慶賀禮成　太后深慰喜之復嘉贈
其親以榮所自太夫人董氏壽方九十兄弟五人長
陰會昌侯次皆高品子孫數十人皆爵祿之左右又
有為其次兄求陞者一日　上謂賢曰外戚孫氏一
門亦足矣復希恩澤以為慰　太后之心不知　太
后正不以此為慰比者授其子弟官時請於　太后

數次方允且不樂着累日曰有何功於國家濫受祿秩如此然物盛必衰一旦有干國憲吾則不能救矣今若問此必見怒矣賢曰此足以見 太后盛德因問 祖宗以來外戚不與政向爲侯者與此不審 太后知乎 上曰 太后正不樂此初爲内庭近侍或以關防之說至今猶悔賢曰此尤足以見 太后之高但侯爲人淳謹後不可爲例耳 上曰然

吏部

吏部左侍郎孫弘聞喪 上召賢曰孫弘豈勝吏部

賢曰誠如 聖諭孫弘以知縣考滿赴京爲忠國公石亨鄉里囑留京官又因奉迎有功陞工部侍郎後極力謀求得此士林鄙之 上又恐其謀奪情即令守制復召賢曰吏部侍郎乃天下人物權衡非他部比必得其人先生以爲誰可賢曰以在朝觀之無如禮部二人可擇一用之 上復問其優劣賢曰鄒幹爲人端謹但規模稍狹姚夔表裏相稱有大臣之量上曰然遂用之命下士類皆悅

左右

上躬理政務凡天下奏章一一親決有難決者必召
賢商議可否且厭左右干預察知無非私意嘗於靜
中召賢嘆曰爲之奈何賢對曰惟在獨斷可以革之
上曰非不自斷如某事某事某人某人皆不從其
說賢對曰若常如此可矣 上曰但依之則悅不從
便怫然見於辭色賢曰於理果不可行者宜從容諭
之 上曰今後彼欲用人不當者先生亦當執而沮
之賢曰臣若頻沮其勢必怨惟 陛下明見自以爲
不可庶幾漸能革之 上曰然

求封

駙馬趙輝貪財好色景泰時只在南京天順改元懇乞來朝 上許之既見厚有所獻賄左右求封爵一日 上召賢曰趙輝求封如何賢對曰名爵豈臣下可求左右亟欲成之 上復召賢議賢謂求則不可與若 朝廷念其舊戚自加恩命則可遂從之已而輝以賄賂事發特免其罪封爵竟亦不行

遣官

先是兵部尚書陳汝言阿順權宦將前將遣去雲南

兩廣湖貴等處達官盡數取回物論沸騰以為不便下情不能上達一日賢從容言於　上曰達人非我族類自古為中國患昔皆遣之江南遠方今復取來甚是不便關此類在彼住定以為樂土多不願來

上曰吾亦悔之初取時聽其願若後願去者仍聽之

賢曰甚幸

錦衣

錦衣衛官校差出提人惟財是圖動以千萬計天下之人被其擾害不可勝言此情不能上達賢一日從

容言於　上曰今天下百姓頗安惟有一害　上曰何害賢曰錦衣官校是也一出於外如狼如虎貪財無厭寧有紀極　上即悟曰此輩出外誰不畏懼其害人不言可知今後非大故重事不遣賢頓首曰幸甚

鎮守

鎮守遼東太監范英乞來朝見即以部下親暱都指揮高飛乞統遼陽兵然已有叅將曹廣兵部以為不可　上欲允之召賢曰可以飛代廣賢不能止明日

復見　上曰聞飛非統御寸地方所係　上曰已發

奈何賢曰雖發未行猶可止事未停妥雖行亦止

上曰然即召兵部已之

歲宴

冬十一月　聖節及冬至例宴羣臣於　奉天殿

上顧賢曰節間當宴不惜所費但計牲畜甚衆尚有

正旦慶成一歲四宴朕欲減之如何賢曰大禮之行

初不在此　陛下減之亦是由是每歲二宴至於正

旦亦或不宴惟慶成一宴歲不缺云

九朝野記

姑蘇祝允明

厚德

尚書楊公翥厚德冠一時鄉邦傳誦其事甚多如隣家搆舍侵其甬溜墜其庭公不問曰晴日多天雨日少也又或侵其址公有普天之下皆王土更過些些也不妨之句又以隣翁生兒恐乘驢驚之徒行如此等紀載已多又聞其先塋前碑爲數田兒戲推仆塋人奔告公曰傷兒乎曰否曰幸矣語諸兒家善護兒

母驚之

詩讖

兵部王公竑應　詔薦編修岳正給事中張寧爲都御史二公爲內閣李公賢所忌嫉吏書王公翺附之皆得外補竑致仕歸河州柯學士潛有詩送之末云不知白髮龍鍾者猶踏清霜候早朝王翺見之曰柯君此詩蓋謂我也

感寓

王抑菴先生致政歸太湖日有嘆落花詩一首最愛

東閣桃李花可堪飄蕩委泥沙人生榮謝皆如此不用臨流去嘆嗟春雷一首東風萬樹發青條信宿都隨雪色彫惟有前林松與栢依然春翠拂雲霄其亦有所感寓而作歟

勲謀

曹欽反時邀孫鏜孫祥與欽謀欽留孫飾兵孫言馬須素乘熟者欽令十勇士隨孫往取馬孫入門輒鏁之重重鏁入數十兵於家從後門出治軍襲欽欽殺孫之子孫遂迄成殲渠之勳

建號

韓林兒始由潁川起之武安爲穿窬漸肆劫殺有徒既繁乃竊號稱小明王劉護軍始就之謂豎子不足謀去適　皇祖　皇祖初亦與共事謂劉應使除之乎基云不足爲何他餘孽熄時彼應已先下矣因請建號大明　皇祖從之韓果先殄

美食

解學士縉與呂尚書震一日談及食中美味呂曰駝峰珍美震未之識也解云僕嘗食之誠美矣呂知其

謔巳他日得一死豕蹄蹬語解曰昨有駝峰之賜宜
共饗焉解因大嚼去呂寄以詩曰翰林有個解癡哥
光祿何曾殺駱駝不是呂生來說謊如何嚼得這般
多為之哄然一笑

太陵

乙丑冬初建　太陵時都下盛傳其地有水吏部主
事楊公子器直言其事時督工太監李興素有殊寵
勢熖薰灼遂下楊錦衣獄莫敢救適有起復知縣丘
太莆田人到京上疏言楊某此奏甚有益蓋　太陵

有水通京師皆云使此時畏而不言萬一梓宫葬後有言者欲開則洩靈氣不開則抱終天今開看無水此疑遂釋故云有旨尋遣司禮監押楊往衆謂必遭興毒手及至興幸奴客駡詈欲捶楊司禮太監蕭敬則曰水之有無視之即見李哥何必躁躁取茶出曰楊先生來換茶又顧李曰士大夫可殺不可辱遂得免楊辯論不少屈回奏無水楊謗甚重衆謂楊必死在獄對語甚壯在獄中口占述懷詩數篇意氣如平時事傳　禁中　太皇太后聞之曰他秀才官說有

水也是他的意如今沒水便罷如何只要擺佈他遂

得免罪還職

玉池談屑

闕名

高御史

高都御史明卒時題絶句曰歸去來兮歸去來一聲長嘯入瑤臺誠明本是吾儒學寄與吾儒莫浪猜又書一對云平生無一事欺天今日送百骸歸地

孫太初

孫太初玉立美髯風神俊邁嘗寓居武林費文憲罷相東歸訪之值其晝寢孫故卧不起久之少師坐益

恭孫乃出又了不謝送之及門第觽首東望曰海上碧雲起遂接赤城大奇大奇文憲出謂取者曰吾一生未嘗見此人

定數

寧波胡弘深子易理以卜筮名景泰初楊尚書翥從問休咎筮得復之六二言公至中年方有奇遇若官三品壽九十官二品則差減四五年子亦沾祿未幾果以潛邸舊恩累進大宗伯卒年八十五子亦以蔭授吳縣主簿

相業

我朝相業獨稱楊文貞李文達然文貞不死建文之難而文達奪情一節皆于大節有虧他復何論耶獨文貞不肯移兵征趙府李文達當英宗復辟時能調停中外此二事乃二公之卓然可稱者也

賣陣

李司徒伯升初從張九四總兵先與王師相結爲計及臨敵伯升倒戈從之九四敗績　太祖召見入對命勞以酒簪花綵迎賞京城三日斬之令人呼賣陣

者爲李司徒

貞女

國初保寧一女韓氏年十七聞大軍過城慮爲不得明配僞爲男子衣飾混處民間既而果被擄居伍中七年人亦莫知其爲女子也後從王珍討雲南及歸邂逅其叔父贖之歸成都以適尹氏同事者咸駭異焉成都人稱爲韓貞女

兄弟司徒

嘉靖十三四年靈寶許公讚爲北司徒其弟誥爲南

司徒皆故冢宰襄毅公進之子也兄弟對峙兩京並掌國計古今未有也時人榮之

闕名

狀元

京師民某氏一日夢文天祥至其家方入門即仆是年春朱公希周生是家狀元及第一夕下樓偶失足顚仆良久始甦蓋天祥乃宋丙辰狀元也又無錫富室請將因扣今春狀元姓名判云姓字原從太祖來反求文武定奇才而今要識機關巧須向詩中仔細猜反求爲希文武爲周姓名已黙示矣

古棺

天順間安陽民牧牛入一破塚中鉄索懸一棺去地四五尺四旁無一物民搖動其棺沙土蒙頭不能開眼民懼急趨出沙已沒鉄矣翌日拉伴往視之沙土滿中不復見棺蓋觸其機發而然也

詩諷

成化間太監汪直用事朝紳諂附無所不至其巡邊地所在都御史皆鎧甲戎裝將迎至二三百里望塵跪伏半跪一如僕隸揖拜之禮一切不行以是皆蒙

喜遂得進陞有謗云都憲叩頭如搗蒜侍郎扯腿似燒葱夼(?)貌之甚良可嘆也

感夢

盛寅先生嘗夜夢有欲樹于家者久矣急欲樹遂私發用之窮而深自訟曰豈素日義心不明以致此邪迄不能寐坐以待旦

試題

癸丑禮部春試初燕宗伯或與典衡爭席比命題曰伯拜稽首讓于夔龍蓋示譏也

後身

胡忠安公濙生髮白如絲彌月方黑生之夕母夢一僧持花以遺之覺而生公見僧即笑父問之僧答云此吾師天池病僧後身也先師嘗示夢令生胡氏家後當顯爾來求我以一笑爲記聞者異之

詆誚

李空同與韓貫道艸疏極爲切直劉瑾切齒必欲置之死賴康滸西營救而脫後滸西得辠空同議論稍過嚴人作中山狼傳以詆之

傲睨

何大復傲睨一世在京師日每有燕席嘗閉目坐不與人交一言有一日命隸人携圊桶至會所手挾一册坐圊桶上傲然不顧客散徐起去

濬溪雜記

闕名

劉文靖

劉文靖教人嘗以收放心爲主嘗語諸子姓曰吾老榮已極壽躋耆耋此心猶日兢兢不敢放爾曹生膏粱中易流侈肆少弗知檢將損若身敗若家可不慎歟

又

孝宗嘗召劉大夏因言天下何時太平朕幾時做得

古之帝王公曰求治不宜太急但凡用人行政有疑者即召內閣并執事大臣面議停當行去自然順理便可臻太平

李西涯

正德中有士人瞰李公西涯亡投以尺素公歸啓之乃一絕云才名直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已西回首湘江春草綠鷓鴣啼罷子規啼意味雋永涙中西涯之病視之能無悪然

早敬

卓敬生質秀敏孝悌七歲嬉戲相工曰此兒骨髮殊異必爲名卿惜血不華色耳年十五讀書寶香山風雨夜歸迷失道路得一兕牛馮之歸比入門廼異虎也

劉忠宣

劉忠宣語陸吉士深曰初入仕不可受人知知巳多難立朝矣只如朋友若三數人得力者自可了一生過多則晚年受累

劉東山

劉東山愛百姓如已子百姓戴之如父母偏觀當世未見有如此者吳廷舉嘗謂古人有言曰憂民如有病見客似無官公足以當之

三楊

我　朝賢相以三楊爲首然亦賴　朝廷委遇而成之正統初　英宗與幼君臨御　張太后在上有擁佑之功凡事專任三楊百司奉事必命中使咨議然後裁決中官王振一日以事至閣楊少師士奇有所議疑振輒可否其間公憤懣而歸三日不朝　太后

遣使來問楊少師榮語其故　太矣且毋病與取第
人押至閣中謝罪且戒之曰再爾弃愈人稱其孝
年朝綱整飭海內晏安其後　太
後下世振始弄權天下遂多事矣

傳　溫旨勞之曰爾言是也棕棚好折御矣命遷時
吏部予臣七品正官間聞言大慚臣名遂播天下後
知雲南鶴嘉縣卒於官

闕名

遺老

永樂中有一人居洞庭湖之濵久而復有兩人至聚居一室不輕出門戶風月之夕則棹小舟携酒榼泛湖而飲飲至酣扣舷而歌歌竟相持大慟而歸人莫測也估人時以錢米周之或受或否而一人病革呼其隣曰吾欲告汝以姓名恐爲女累不言女終見延柰何其人問詰乃曰我建文朝某編修也卒葬我湖

旁其山下居人收葬之其二人後未知所在

貿辦

英廟有意江南貿辦諸學士難言欲持不可而有貞度不可言將入對謂學士薛瑄云予若多言恐忤上意若度稍可從後觸止之瑄以爲信然於其語半時何其後有貞即大聲曰薛瑄欲有所言　上問言何事瑄倉卒無所對即以江南貿辦一事言之　上不悅而罷

人情

原泰元年廣寧伯劉安都督僉事郭登守大同也先遣人奉　上皇至城下〃守臣出見詭事劉跪郭同出郭曰人情叵測安知其不以良人之詐楊定者誘我乎吾二人之身城之存亡攸繫脫或應許吾二人不足惜如此城何擐甲登城北面拜曰臣非敢不出但此城臣權不敢離耳劉竟自出因得迎復　上皇命加封侯從而入京給事中葉盛等劾之而復繫獄英廟復位進劉爵郭罷廢至成化間始得復用人咸不多郭之守正云

夢詩

羅一峯赴試時有一水手夢中與語之曰明日附舟乃羅狀元明日果有秀士來附舟詢其姓則是衆皆驚訝倫赴春闈道蘇州為文謁范文正公祠是夕宿舟中夢文正遺之詩曰賜帶橫腰重宮花壓帽斜勸君少飲酒不久臥烟霞天順癸未赴試春闈恭宿邸舍其家奉盥盆中有金鐶一隻羅僕取之明日早行謂僕曰此去京城尚遠又缺路費如何僕言分無變夜來于盆中獲一耳鐶足以爲貲倫怒索其鐶而還

必比至與其婦爲夫所逼欲捐生感謝不已既而入場被火賴謝大韶出之人以爲陰隲之報倫有詩寄大韶曰曾同丙子看鄉榜丙戌春闈又在門南省再生眞父母西湖歸老任乾坤成化丙戌倫與同邑劉試商皆第一潘中乙榜授陝州訓導未久而卒夫壽夭窮通皆有定數如此人其可以不安命乎

西皐雜記

闕名

氣節

逆濠就擒江彬擁邊兵邀　駕駐通州命文武大臣出迎人人自危毛文簡倡正議謂當訊鞫告廟悉從之嘉靖初　上選婚姻錦衣韋千戶女與焉內侍并皇親邵蕙俱得重賂咸屬意焉公在左順門厲聲曰韋千戶是韋太監家人不知的姓何以登玉牒此事禮部不敢擔當汝曹自爲之衆議遂息文簡體弱而

氣不可奪此其大節云

辟妖

景中丞清赴舉時過淳化主家有女爲妖所憑清宿其家是夜妖不至去邦來女子詰之曰避景秀才且日女以告其父父追及清詰之故清書景清在此四字令父歸粘於戶妖絕不至矣

判狀

明華亭縣有民某某其母再醮生一子及母死二子爭葬質之官知縣某判其狀曰生前再醮終無戀子之

必死後歸墳難見先夫之面令後子收葬

闕名

楊文襄

嘉靖初張桂二臣剛愎著聞　上亦厭之言官多有論列疑楊文襄所授二臣行時卽私謀于霍公韜霍懼有齒寒之勢遂上疏毀公于朝　上始疑公遂再疏乞歸霍復風言官論劾迺奪公官衆謂公當辨公曰吾心無愧得失在彼吾何辯哉

李獻吉

李公夢陽上疏有二病三害六漸之説所虞宦官外戚盜賊之禍後來其言無一不酬正德初劉瑾擅權稔惡繼而流賊四起幾至大亂至嘉靖中壽寧侯卒以驕横于誅三復此疏其才識氣節一時可想矣

石文隱

石文隱在吏部承羣小黷亂之餘政以賄成官以意授士習日趨于壞屬考察京官凡於請議有干者多見弃黜以孤貞行一意柄臣不悦兩月解部以尚書嘗詹事府事典誥敕稽前無此故事也石文隱初居

翰林巳厲志不殖貨利在內閣有所論列多觸忌諱
上優容之有勲戚怙勢奪圻內民地萬頃詭言　國
初所賜歲久失之今得焉以請既得　旨矣圻民大
恐公言于　上曰百姓爲業日久一旦奪之恐生變
上爲停前命仍給之民作祠後門無私謁其剛方正
直始終不變云

朱御史

朱公裳少勵清節爲諸生衣食不續裕如也後學于
京師旅于郊寺無僕從自炊汲同門生或辦甘脆而

食之不去讀朱氏詩諷誦不輟口登進士積官至九卿大夫寒約如一日自號貧子既顯改安齋自都御史守制還居無賓堂上壁席門自奉嘗茹菜連旬無肉食為御史按山東山西有風采人稱為長齋御史云

薛文清

薛文清曰余昨日京師來河南瀕行院中寮友有誦唐人此鄉多寶玉慎莫厭清貧之句余每不忘其規戒之益導友善不納則當止宜體此言未合者不可

强言以鈎之若然則近於諂

澤山雜記

闕名

剛直

羅文肅公剛直自持人不敢干以私釐正数十年積弊遷南京吏部右侍郎正體統愼交接掌國學以端風化爲本凡陳謨皆大本急務建儲二疏尤剴切不畏斧鉞動止詭異徑情直行人目之爲鬼王然敦尚氣節僚友有脂韋風靡者痛惡而面斥之以故人咸畏憚不敢犯

又

魏文靖以直道自持不苟狥俗正統初任吏部侍郎時中官王振怙寵而驕每出踰部堂尊官亦斂輿迴避公一日相遇於崇文門不爲避振銜之譖于內衆爲公危之忽一日 上御便殿召吏部旣至問孰爲侍郎驥且訊以近日曾有何事公慷慨言其故且曰臣不才備位六卿臣不足惜 朝廷名器可惜耳

上溫旨慰之曰爾所言者是好官好官

文捷

景濤偶儳尚大節領鄉薦遊國學時同舍生有秘書清求而不與固請約明旦即還書生旦往索曰吾不知何書亦未假書於汝生忿訟於祭酒濤所持所假書往見曰此濤燈窗所業書即誦輒卷祭酒問生生不能誦一詞祭酒叱生退濤出即以書還生曰吾以子珍秘太甚特此相戲耳

忠武

張忠武王任燕山護衛　文皇靖難師起幃幄謀畫悉以任王王摅誠效慮夙夜不懈可否進止王正色

數語決之咸中機宜用王策奪北平九門撫順討逆三日城內外悉定師將南出王曰不先定薊州將為後患薊平餘無患也時薊州守將馬宣謀起兵逆拒上命王討之王至諭之不下環城攻之宜率衆出戰遂執宣殺之急趨遵化戒將士曰師行以得人心為本師入城不傷一人遂移師永平密雲皆望風輸款

孝感

彭濟物少慷慨有志節初會試時前二場文論皆得意忽得家報言母夫人劇病即束裝歸朋輩咸勸其

留終場必取高第公曰吾方寸亂矣且母病與取第孰重耶遂行抵家母見之喜病亦尋愈人稱其孝

沂陽日記

闕名

武皇

武皇南征駐蹕留都大將江彬等統領邊軍數萬扈從屯處京城彬恃恩跋扈權傾至尊下視公卿懷不軌心喬公白巖時爲大司馬獨任留守之重持正鎮靜處事裁抑彬亦敬憚不敢肆隱然虎豹在山之勢一日晚彬遣官兵索各城門鎖鑰城中驚駭不知所出督府遣人來謀于公公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城

門鎖鑰孰敢索亦孰敢與者雖 天子詔奈何督府
以公言拒之竟寢城中帖然彬知假傳 旨有所求
爲日數十道公知得 旨必請面奏彬詐遂不行公
又慮有他變乃選精通武藝者數十人充隸卒隨護
一日會公于演武場彬欲逞部下之勇以懾人問曰
南京亦有能武藝者可與我邊軍一較乎公曰善者
固有第難至吾從者亦畧諳此可與較彬易之有與
卒小而黑人呼爲鬼李有神力善跌打公呼出叩頭
請較公謂彬曰今日較藝傷死勿論彬部下四人大

而長視彼小甚易之與李較蹟什彬失色又命勇者
對連勝七八人後有劉鑑廖清沙者有重于法來敵
皆負彬由是奪氣又　武皇在牛首山經宿彬欲行
異志而山神震吼達曙不寐不敢舉事次日歸抵聚
寶門時已深夜彬傳　旨開門迎　駕公閉門不納
是夜　武皇宿于報恩寺公鎮安都城保護　大駕
其以死衛社稷者矣

韓苑洛

韓苑洛性剛直初舉進士值劉瑾亂政朝士奪氣同

年多往謁之有紛公者　公卒不往爲浙江按察僉事
分巡杭嚴獨持風裁鎮守太監王堂并織造中官有
所求爲于有司率裁抑之積忤既久後因富陽縣產
茶與鰣魚二物皆入貢採取時民不勝其勞擾公目
擊其患作歌曰富陽山之茶富陽江之魚茶香破我
家魚肥賣我兒採茶婦捕魚夫官府考掠無完膚皇
天本至仁此地獨何辜魚兮不出別縣茶兮不生別
都富陽山何日頹富陽江何日枯山頹茶亦死江枯
魚亦無山不頹江不枯吾民何以甦後被鎮守奏公

[illegible]歌怨謗阻絕進貢逮至京下錦衣獄褫其官公初被逮時杭府縣贈錦衣官校金所途中寬挺公斥之曰死則死耳何以金爲及府縣贈公路費公悉揮之挺挺不屈眞烈丈夫哉

王都督

王都督佐掌錦衣衛事京師人稱爲王堂才敏志忠律已廉介扶翼善類祛擊凶邪凡詔獄議該從輕雖披逆鱗必委曲別白至數十上不肯阿順違議京師刁徙劉東山者猾而黠能寫行移遊于壽寧侯張鶴

齡延齡之門每日䁈二張陰事籍記之一日嚇二張索金數千用盡復奏二張陰事下詔獄公力爲張辯又劾延齡之妾爲妾不從又奏其謀反公復辯其誣遂劾東山平日姦惡狀　上悟下其事予公公密擒之伏辜詔枷千午門前數日竟死萬衆舉手加額曰非王堂替天行道何以能此公不肯索富家細過至巨猾兇豪有犯雖巧賄勢囑亦不得脫以是稱名執法前後錦衣皆莫及也

王尚書

正統時王振雖跋扈大臣猶加禮王尚書直遇振未嘗少降詞色同坐時振欲尊席公曰太監職四品吾尚書二品岸然凝坐振無如之何

闕名

神代

陳按察鼎疾革忽起坐榻上舉手望空拱揖若迎逐狀家人問故曰楊僉長請我來交代爲城隍也言訖而卒

哭合

宋公訥病　高廟遣中使諭曰卿禀天命之性發仲尼之誠施巳之幽德修道敎人所以病不病而速痊

以其有神也又嘗言送祭酒骨格必壽適有畫工至
命繪公像甚肖　上喜吏部尚書余爚不喜公以事
逐公去　上怒誅爚念公老召其子埜江縣主簿辭
侍養二十年卒於官年八十　上爲文祭之故事文
臣四品無給喪費者給自公始　又遣行人祭于家爲
治墳塋官其次子復祖爲司業　一時佐臣之契莫倫

名節

陳公爵爲給事中以名節自負侃侃直言無所畏懼
正德中宦官廖堂鎮守河南貪虐暴橫民遭荼毒其

弟鵬附逆瑾作威尤甚丁鎰正德庚午冒祥符籍入
試餘姚編修孫清失官依鵬爲代筆鎰遂取上第踰
年公發其事劾之除名直聲益震廖大術之會流賊
起條陳彌盜機宜與巨璫爭辨不撓坐是繫獄罷歸
爲浙江憲使凛凛持風裁藩臬諸公咸敬憚之舊都
司官與藩臬同出入宴會公不許且不爲禮都司官
大以爲憾在任廉介正直門無私謁禁和買抵吏姦
上下畏之如神

箕仙

熊端肅浹任左都御史轉吏部尚書時 世宗信任箕仙 敕建承天閣以崇奉之公上言箕仙不足崇信宜黜之 上大怒命錦衣衛官校押發原籍為民公於酷暑坐牛車暴日中官校督促幾死至河間知府某者遣校金易以肩輿得還鄉隆慶改元賜少保謚端肅

自重

正統間王振擅權聲勢烜赫自劉忠愍之死公卿大臣多出其門 無不望塵下拜恬不知媿歸然自重不

爲所屈辱者魏文靖陳祭酒薛文清三公而巳

孤樹裒談

建安李默

于肅愍

于肅愍巡撫河南山西前後幾二十年毎入京議事獨不持土物賄當路汴人常誦其詩曰手帕蘑菇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爲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

孝宗

孝宗憂勞思治益明習機務眷念民瘼欲盡革諸煩

苛樊燾召劉文靖公屏左右人罕得聞大慨竊從平
隙中覩但聞　上數數稱善　上仁慈敬慎尤欲守
成法公等亦見　太子未兆　上體濟癯恐一旦禍
起不可測務却謀遠顧省機密發天下隱受其福至
上語及宮中事毅然欲創抑盡刷洗近侍權復
高皇帝舊亦未敢輕動也

楊文恪

楊文恪志切匡時以經筵講學為出治之本疏每上
必懇　致意嘗因地震劾奏用事大臣首薦張元禎

吳寬李東陽王鏊劉戩宜備日講讀書宜用大學衍義脟論蹕之吏部尚書王恕被譏公力言公卿中不可無恕所宜優禮請黜達譏倖無爲所惑楊茂元盛應期因事獲譴仍奏乞叙復他所論薦如周瑛周孟中王鴻儒王雲鳳劉元劉大夏謝鐸林俊等皆有時名

薛文清

刑部尚書楊寧都御史張純初以才力相尚及與薛瑄同事歎曰如薛公當於古人中求之非吾輩可及

也

謝閣老

浙江紹興府勘報經明行修者四人內餘姚三人蓮瑾以爲謝閣老所私執送錦衣衛鎮撫司問其一人妄招詞連謝因及洛陽劉瑾以爲奇貨可賄宿怨笑曰今入我彀中矣言于　上必欲置謝于邊戍賴李東陽曲爲辨析令其爲民

李相國

天順時　上謂宫軍一季俸關銀十四餘萬兩李公

賢對曰自古國家惟怕冗食今官軍有增無減如人只生不死無處着矣自古有軍功者雖與金書鐵券誓以永存其子孫一再犯法即除其國豈有屢犯罪惡而不革其爵者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軍少民供其俸必至困窮不可不深慮也

英宗

英宗嘗論景泰不與大臣接言賢曰自古明君未嘗一日不與大臣商確治道所以天下常安先儒謂對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於君德方有

益又言朕自復位以來未嘗一日忘在南城時每以此戒左右賢曰安樂不忘患難古昔聖賢之君存心正如此又以戒左右最善又善飲食隨分曾不揀擇衣服亦隨宜雖着布衣人不以爲非天子也賢曰如此節儉天下自然富庶前代如漢文帝唐太宗宋仁宗皆節儉是以當時海內富庶非其餘可及又曰朕於四書尚書嘗遍讀如二典三謨眞是格言賢曰誠如聖諭凡帝王修身齊家敬天勤民用人爲政之事皆在其中此時正宜玩味體而行之　英宗每爲首

旨

内閣

我　朝政在内閣士之始進以翰林爲極選而兢進者率規計恐後戴公珊與華容劉公堅避不往且曰願就部曹習聞民事爲國家建勳業甚幸沒沒老文字爲所恥也後兩公咸爲名臣

西墅雜記

無爲子楊穆

况太守

况鍾字伯律南昌人始由一吏起職歷任綽有善聞內相三楊公知其名薦之故領勅來守吾蘇及臨任剖析若流善政四出民皆駭服第遇考校士子悉委諸群僚多不親事其諸學宮講誦竟不能發一問于其間亦惟唯而已嘗諭衆曰某本刀筆吏所恨者不在科目固不可剛人也於乎以有爲之才而獨歉于

此君子惜之

凍死潮

錢塘江其偹海日有子午潮不爽如過曳亭則狀元出故諺云潮過曳亭出狀元昔宋末潮過曳亭而出衛涇狀元已驗之矣自嘉靖甲午以來非惟不能過曳亭而錢塘江潮或旬日不至時人謂之凍死潮

闘語

陶屋仲寧波鄞縣人初以國子生擢御史彈劾不避權勢上雅重之陞福建按察使時布政使薛大方

貪暴自非屋仲劾奏之大方有詞連坐屋仲至京師事既向 詔屋仲復任大方能職閭人爲之語曰閭使再來天有眼薛公不去地無皮

謚法

國朝謚法出自翰林者得謚曰文若魏文靖公驥葉文莊公盛吳文恪公訥姚文敏公夔不由翰林而曰文者未省何謂

慈谿縣令

宣德間慈谿一縣令初至任謂群下曰汝聞諺云滅

門刺史破家縣令否乎此固非有道者言也中有一父老對曰聞者生員多讀書某等只聞得豈弟君子民之父母縣令爲之默然

吳嗣業見神燈

吳嗣業弘治間秋日泛石湖候月而還遥見上方山燭籠百數奕奕而上或紅或綠或小或大參差不一迸抵其巔燈分兩岐久之淆雜而散嗣業見之亦無他奇

王謝相較

江西南昌府王謝二氏相傳故族謝氏雖富而王氏則族衆常相軋無已一日王侯謝族聚飲泊家衆數百人積薪環謝居而焚之悉據其産謝一孽子方數歲婢陰懷潛竄莽又為王所獲子給為賈奴乞憐王乃收為掌門及長頗解書算善料理王悅之而配以己女產均析之其子後生兒孫甚衍有名得仁者仕嘉興推府有仁政民皆仰之得仁生一孌狀元及第始復前姓謝氏多顯而王氏無聞焉

色兆

前歲午日余與一友解粽其友籌赤無似持色禱曰試覷吾後有泰日乎遂擲下六六其友大喜爲之痛飲未旬日竟死余度之六六者數已盡矣若大人占之則吉也

服妖

古服之制上衣下裳謂陰陽相半而不踰制也近世男女概爲長衣短裳故事浮薄人皆異之昔漢建安中男子好爲長衣而下甚短女子好爲長裙而上甚短時益州從事莫嗣以爲服妖後遂大亂今京師故

設此禁亦可以防世變矣

胡希顏打鬼

希顏城西人家于郷厲壇後其人耽酒無賴日成化秋夜被酔自外歸見偉丈夫三四人皆長踰屋簷齊力來扑胡胡但望其家急趨振門關而出大恚詈曰何鬼物敢來扑我我何畏邪視至壇側見如前長者益多將十七八輩群立其地胡怒甚運亂石擊之鬼悉奔竄或入河或穿巷者竟無一鬼能抗久之寂然胡乃返舍

駱堂送鬼

銀工駱堂館張氏爲甥張之母疾以巫言捉鬼于罌中加符楮封閉使堂詰諸野外遣送之堂至野對罌語曰汝乃鬼乎吾未之信也乃啓灌以穢物寘于廁角而去旣歸皆隱之弗語自是病者瘳以強爽堂獨譆語曰我欲去矣何乃俾我如是我初爲禍亦若爾意爲毒之甚邪雖然終捨爾不獲言之數四堂卽死焉

梓人魘鎮

梓人魘鎮蓋同出于巫蠱呪詛其甚者遂至亂人家室賊人天恩如漢園事多矣今述所知余同里莫氏故家也其家每夜分聞室中角力聲不已緣知爲怪屢祓之弗驗他日轉售于人而毀拆之梁間有木刻二人裸體披髮相角力也又皐橋韓氏從事營造喪服不絕者四十餘年後以風雨敗其垣壁中藏一孝巾以磚弁之其意以爲磚戴孝也又常熟某氏建一新室既後生女多不貞二三世如之一日春撒而繙之于椽間得一木人爲一女子在三四男子勾引淫

褻急去之帷箔方始清白如此此類者不可殫言聞凡梓人家傳未有不造魘鎮者苟不施于人必至自孽稍失其意則忍心為之此則營造所當知也

氷雹

嘉靖戊戌四月八日未刻吳城風雷暴作雨氷雹其大如李中有一眼而四圍皆紋項以成麥菜大戕其半西南山一境其大如斗塗人不及抵宅有傷其頂擊其耳而死者余詰耆老云自生平以來未之見也

倭人詠蜀葵詩

成化甲午倭人入貢見欄前蜀葵花不識問之題詩云花如木槿花相似葉比芙蓉葉一般五尺欄杆遮不盡尚留一半與人看外國亦有此能詩者